

有关中医词汇英译问题的技术性探讨

陆燕敏

关键词: 针灸术语; 中医词汇; 英译; 临床教学

中图分类号: RH05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5-7145(2005)01-0046-02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世界性的“中医热”方兴未艾,日益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传统医学越来越被世界人民所接受。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一些著名医学刊物上经常有不少关于中医理论、中医中药及针灸治病的文章。中国的中医针灸教育吸引了不少外国朋友,他们纷纷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学习传统的中国医药学。这样,在中医对外教学上就出现了语言的沟通问题,而英语则是相互沟通的极为重要的语言工具。因为英语是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多的语言,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80%以上的学术文献资料是用英语发表的。在中医对外教学及临床带教中,英语成为主要的交流工具,而英语翻译除了要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外,还要具备一定的中医药学专业知识。中医药学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理论深奥,且专用术语的内涵十分丰富,不熟悉中医药知识,在对外教学的翻译中会无所适从。

中医针灸学对外教学中,针灸学术语很多,都是由概括性很强的短语构成的,这些短语中夹杂着大量古代哲学和中医学的内容。哲学观点的差别,中西医对人体生理和病理概括方式的差别,使得这些术语很难有语文上相通的英语词汇来表达,而且理解这些术语本身就需要相当的努力。因此,中医针灸术语的翻译,较之其他学科的翻译要困难得多。在中医对外教学术语英译的实践中,为了忠实于原文,用通顺的语言表达中医原意,确切地传达中医术语的本意,使译文合乎一定的标准,中医对外教学的翻译人员常会为一词一句苦索数日,反复推敲,即使如此,一些术语仍然不能翻译得尽人所愿,终令译文难以完善,而从事中医对外教学的英译人员又常为此而抱憾。现结合笔者在中医对外教

学中的体会,谈谈中医术语,尤其是针灸术语的英译难点。

1 中医针灸术语的不统一性,是中医对外教学英译术语化的难点

任何一门科学,都必然有自己的一整套术语,中医针灸亦不例外。然而,不同于现代医学的学校教育,古代中医针灸多为口传心授,各承其师,各学派之间少有交流,这种师带徒教育形式必然会带来术语的混乱现象。即使在中医针灸学校教育已有几十年历史的今天,前人遗留下来的这一弊端仍未剪除。术语的不统一性给对外教学的翻译带来的主要困难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针灸术语中,首先是穴位用解剖学术语,而针灸学中解剖的词语与西医不完全相同,中医针灸有同一词语包含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不同概念。如“四维”一语,一指“四肢”,是解剖学所指的术语,又指“筋、骨、血、肉”,是生理学术语,还可指“东、西、南、北”,是方位名词,又指“每个季节的最后一个月”,又是历法中的术语。如此一个术语被用来表达四个不相交叉的概念,若把它译成一个固定术语,必然会给读者或听者带来理解困难。因此,只能根据不同的情况,具体分析,而不能固定一英文词语来翻译。

2)同一术语,其内涵不等。如“四关”一词,是一解剖学术语。但有的书中指上肢肘关节和下肢膝关节(the joints of elbows and knees),而有的书中又指上肢肘关节和肩关节,下肢膝关节和髋关节(the joints of elbows,shoulders,knees and hips)。显然,第一个内涵小于第二个内涵。而在针灸学中又常常指合谷、太冲合称的穴名,起到开窍、启闭之效。由此可见,虽为同一术语,但内涵却很不相同。

3)多个术语只有部分义项重合,但在原文中常相互替代。如“淫气”和“邪气”都有“致病的不正之气”之义项。若将这两个术语当作一个术语固定下

作者单位:300384 天津城建学院

作者介绍:陆燕敏(1965-),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与教学。

来,又嫌武断,若译成两个术语,那又如何可以相互代替?如此种种,中医针灸术语的不一致性,常迫使从事对外教学的翻译工作者采用注释性翻译,而不能在靶语言中,以术语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一篇专业性很强的医学论文,因其术语被注释,而被翻译成一篇科普文章,丧失了其应有的科学严肃性。

2 中医临床带教中常遇到的中医针灸临床术语的英译难点

针灸临床词语很多,有的是可以直接与西医词语对应的,而有相当一部分则在西医中没有对应的词语。如临床症状中常谈到一症状“瘦削不能行”,有的书中注为“腿脚酸软,肌肉瘦削,遂不可行立”,而有的则认为是指两腿酸痛消瘦而不能行动。这些解释都是将“瘦削”一词分而释之,但又有的认为此词为一词而不能分释,是双声语。从翻译过程看,理解是表达的前提,不能正确地理解,就谈不上确切的表达,翻译就无法进行。因此,从语法结构上理解“瘦削不能行”,应将“瘦削”一词译为 pain,但若从逻辑关系看,临床上出现的虚劳证,疼痛的可能性不大,而“酸痛、消瘦”倒常常可见,这样从理解上去表达应译为 aching pain and emaciation。另外,句中的“不能行”,当译为“being unable to walk”。但古代“能”字又同“耐”字,即“任意”之意,依此,则当译为 being unable to walk normally,二者皆有可能作为“虚证”的临床症状出现。显然, pain 和 aching pain and emaciation 及 being unable to walk 和 being unable to walk normally,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性质上,之间的区别是不能忽视的,只因不能准确理解原文,就会在英语表达上出现误差,从而不能忠实地翻译原文的意思,这成为对外教学翻译中的一个要点及难点。再如,针灸的针感中最常用的词“得气”也是英译中值得注意的一点,从字面上直译可译为“getting qi”,而在中医针灸临床上所讲的“得气”一词则是指针刺入穴位后,经过手法操作或留针,使病人出现酸、麻、胀、重等感觉,行针者觉针下沉紧,这种反应称为“得气”。要强调的是“得气”在针灸临床上是指患者与医生双方的感觉而言,患者

为接收者,医生为发出者的关系,英语中 get 一词只当“赢得、获取”讲,如果译为 getting qi 则只指患者一方,而未包括医生的感觉,所以,应译为“the arriving of qi”更为恰当。在翻译过程中,只理解字面意思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临床带教翻译时,更要根据实际情况,理解原文的实质内容,才能达到准确无误。如“气”,在多处译为 qi,但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加以改变,如“卫气”则应译为 defensive energy,这与其他诸种气的译法不同。“行气”在诸复合词中译法也不同;“行气消肿”应译为 promoting the circulation of qi;“行气活血”应译为 promoting flow of qi;“行气通络”译为 promoting qi circulation。这主要看它强调的是什么内容,在教学中,英译则应据此而变化。只有这样,在针灸临床带教的翻译中,才能准确无误地表达出其原意。

以上论述,虽不能尽述中医对外教学中中医学英语英译之难点及要点,但反映了中医对外教学中翻译、作者常感到棘手之处。然而,所谓难点,绝不是死点,对于译者来说在翻译时多参考注家之解释,语法地、逻辑地、全面地分析原文,透彻地理解原文,此难点亦不会太难。中医的民族性给英译带来的困难不言而喻,是中医英译中最大的困难,因为原文中描述的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事物,一些概念是在英语社会的实际经验中所不存在的。然而,人类任何语言都不仅能够描述已知的环境,而且也能够描述崭新的、过去没有见过的事物。这是任何语言都必须具有的特性,也正是这种特性,才使得两种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问题是我们必须非常熟悉英语社会的历史、文化、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寻找与原文概念最接近的词句(绝对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等值),以求权宜之策。至于中医术语的混乱,除了翻译工作者竭力呼吁、推动标准化外,随着科学的发展,中医术语标准化亦是必然的。对外教学的翻译工作者在中医英译中的努力方向当是争取原文与译文间尽可能地等值。如果必须损失,应该力争将损失减少到最小,以使中医对外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使中医药学为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务。

(收稿日期 2004-11-21)